情绪和情感：新世代音乐人的打开方式

余俊雯

音乐一直以来都是综艺节目市场的创作主阵地。如今，越来越多的节目试图挖掘新生代音乐人，《明日之子》《说唱新世代》《青年派计划》等都将视角对准了“Z世代”，鼓励年轻人将自己的经历和态度化作歌声，呈现新时代的青年风貌，展现新世代的音乐力量。作为华语乐坛的新生代音乐人，他们相较传统歌手有着更为突出的特性，从这些节目中似乎可以窥探一二。

多位一体的Z世代唱作人

从前，人们对歌手好坏的判断在于他唱歌是否好听，如今，标准再度升级，除了对演唱的高要求之外，还需要他们拥有创作的才华。

《明日之子》系列节目的总冠军分别是1994年的毛不易、1997年的蔡维泽和00后张钰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是集演唱、作词、作曲于一身的唱作人。毛不易出道至今，已经创作出《像我这样的人》《消愁》《平凡的一天》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歌词质朴温润，将生活日常娓娓道来，以温暖细碎的人间烟火抚慰人心。蔡维泽来自中国台湾，其代表作《象牙舟》诠释了少年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模样，歌词颇具意境。“若你无畏结果，我便造一座港口，你想走便走”“十川百海任它游，最后还回港口，而我与你依旧”。他用“港口”喻指爱情的归属，将恋人之间的情愫牵绊意象化为流淌的水流，以松弛、从容的心境解读爱情。在他眼中，爱情不用肝肠寸断，也不必永恒拥有，一切“执子之手，不用谁掌舵，任缘分流”，凭借超越年纪的释然、坦然与自然赋予了爱情全新的内涵。00后音乐人张钰琪有着特别的音色，低音温柔迷幻，高音嘹亮高亢，在其18岁的年纪创作出的《回答》《outside》等歌曲，无不透露出坚韧洒脱的气质，这既是她的音乐标签，也是她作为新时代青年的生命观体现。

从94到97、再到00，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今音乐创作的年轻化趋势，深究背后的原因，大致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时代赋予的优越生长环境。Z世代是与中国互联网同步成长的一代，以互联网原住民的身份肆意徜徉。他们视野开阔，心胸包容，愿意且容易接触到全球各地的音乐和音乐人，浸润在丰富多元的音乐流派和风格中，能够快速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音乐体系。

其次是便利的技术条件。基于不断降低的制作门槛和富有主动意识的追求探索，Z世代音乐人更容易掌握各类音乐知识和技术工具，尤其可以借助某些智能弹唱App实现“做音乐”的权利，以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效完成音乐作品的制作。

▶窦靖童（右）最近在音乐综艺《声生不息·宝岛季》中

▼毛不易最近在音乐综艺《剧好听的歌》中

▲从左至右分别为夏之禹、张钰琪、陈近南的专辑封面

再者是他们自身强烈的表达诉求。Z世代是个性与包容并存的一代，这使得他们更加注重自我与他人、社会的互动与联结，主动关心社会议题，积极投身文明建设。并且，由于Z世代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构成者，他们一方面受惠于互联网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时遭受着网络暴力，其成长过程不乏误解和争议，因此，他们亟需发声，通过亲自讲述实现被误解到被接纳。

最后是被看见的更多可能性。随着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的崛起，传统音乐行业的权威性被瓦解，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用户与内容之间的连接中枢。来自B站的UP主Vicky宣宣是一位15岁的初中生，她将自己萌生的一段灵感制作成一首歌曲的全过程记录了下来，形成《一段旋律怎么变成一首歌》的短视频，播放量超过2000万，其原创歌曲《she》更是风靡全网，好评不断。宣宣的走红生动诠释了数字化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对新生代音乐人的助力，自由的展示平台和广阔的传播互动增强了被看见的多种可能性。

更加关注与喜爱说唱的一代

《中文说唱音乐报告（2022）》指出，出生于2000年及之后的00后音乐人占比已超过四分之三，中文说唱音乐迎来更为年轻化、更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代。不可否认，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并喜爱说唱音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新说唱》《说唱新世代》《少年说唱企划》《黑怕女孩》等垂类节目持续火爆的原因。

“说唱”是嘻哈音乐的具体承载方式，带有强烈的符号所指，集中体现于对反叛精神和参与文化的表征。这与年轻人的内心渴求心照不宣，尤其是流行于说唱圈的标志性话语“keep real”，正是年轻一代对个体个性、真实性和独特性的强调，他们渴望通过说唱的方式表达多元的观点，寻求同类圈层，获取身份认同。

从近年来成功破圈的说唱作品来看，Z世代对于“real”的表达与表现已然向着深度、广度和厚度精进，从一开始局限个体内心情感和欲望世界，逐渐成长为跳脱个体反叛，具有人文关怀的新生代“时评人”。无论是夏之禹的《We We》、陈近南的《来自世界的恶意》还是于贞的《她和她和她》，都不约而同地将创作内容结合重要关切的社会议题，用隐喻或白描的手法反映社会现状，丰厚了说唱艺术的边界与内涵。

说唱音乐流行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它带来的参与式文化。尽管从乐理层面来说，说唱音乐仍然有着一定的艺术标准，例如吐字技巧、弹舌技巧、对节奏的精准控制等，但总体而言，说唱音乐的门槛是友好的，其直白有力的歌词、节奏感鲜明的曲调，能为大众带来沉浸式的参与感。质量上乘的说唱作品几乎都以故事性、场景化的歌词取胜，演出者利用角色扮演式的对白或第一人称的视角直抒胸臆，有效消除了流行音乐咬字中的歧义，让受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和体会创作者的想法。同时，层层递进的叙事结构引领受众进入歌曲所表达的具体情境之中，从而勾起相似性回忆，引发共鸣。而流媒体平台的分享与传播又不断拓展着交流场域。

除了受众的广泛参与之外，说唱音乐还为多种艺术样式提供了参与空间，使得Z世代音乐人能够在多种风格、流派之间尝试跨界合作，例如土生土长的杭州小伙钟祺，致力于对方言文化的保护，用吴语演唱的《Love Paradise》被杭州亚运会官方微博转发点赞；《青年派计划》中，沈川绮将说唱与美声创新式融合，配合音乐风格亲自动手设计妆造，为受众呈现了一个具有哥特风的异次元舞台；二次元少女周君怡跳脱日常拾音技巧，将易拉罐、废旧铁皮等生活中的不起眼物品融入进编曲，既是对音乐创作理念的革新，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丰富实践。这些奇妙大胆的融合为说唱音乐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证明了说唱文化的与时俱进。

氛围感与无力感的较量

由于Z世代自小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他们更加追求独立自主，不轻易随波逐流，也不停留于对某个固有流派的痴迷，而是擅长运用自我的感知力、创造力探索音乐的多样性，凸显小众意识，这使得他们尤为注重音乐的氛围感营造。

氛围感起源于70年代欧美艺术家的实验音乐Ambient（氛围音乐），属于电子音乐的分支，不受词曲束缚。音乐人可凭借电子合成器对多种声波结构进行变换组合，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在Z世代音乐人作品中较为常见。例如窦靖童、王源、李浩宇，他们的音乐作品包含大量的电子元素，强调个人思绪的呢喃和抽象情感的抒发，作品整体呈现出迷幻、慵懒的气息。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特效音使用频繁、歌词空洞乏力、流于形式堆砌等不足。以中国新生代电音制作人代表Panta.Q为例，其作品注重情绪的释放和旋律的抓耳，游弋在另类与流行中间，凸显出强烈的个人风格，配之精心设计的动作、神态、造型，有助于舞台迷幻、性感的氛围营造。但就歌曲本身而言，歌词苍白无力，过于关注声音呈现的效果，削弱了音乐的本真性，缺乏深度与文学色彩的词曲使作品容易流于形式化，降低整体艺术水准。

因此，我们一方面鼓励Z世代音乐人的大胆创新，赞赏他们敢为人先的创作精神，另一方面也需提醒他们注重艺术本真性与氛围感营造之间的平衡，避免作品的无病呻吟。期待他们为华语乐坛留下一行行精彩的诗篇。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师，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

书间道

沉浸在爱与善的暖流中

——看肖勤的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

潘凯雄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国外有关医疗题材的文艺创作虽不能说是一门“显学”，或许也还称不上“热门”，但至少并不稀缺，也出现了诸如加谬的《鼠疫》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至于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则更是不少。医疗成为文艺创作表现的焦点之一也不奇怪，这里毕竟也是人之生命必经的“聚焦地”或“打卡地”之一。相比之下，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写作中，这类作品的数量则显得少了许多，前些年曾有过毕淑敏的《红处方》《拯救乳房》等产生过一定影响力的小说，近年来则更多地出现在网络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但影响力较为突出者则是凤毛麟角。

我还注意到，近些年出现在本土影视中的医疗题材作品又以“急诊科”或“产科”为背景者多。这似乎也不难理解，前者毕竟具有某种综合性，既是医疗领域的开阔地也是生命结束的高发处；后者则是生命的诞生地与起点。在这一生一死之地，故事自然多，选择与伸缩空间相对也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肖勤长篇小说《血液科医生》的面世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一则因为稀缺，二是她选择的偏偏还是“血液病”这个公众认知尚属相对薄弱且又相对“小众”的领域。但这同样是一个“要命”的集中领域。既“物以稀为贵”，又事关人之生命。这两头一沾，在“吸睛率”这一点至少就没有“输在起跑线”上。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品质高低优劣的标准显然不在于此。

对大多医疗题材作品而言，其主要人物大抵不外乎两类：患病的（包括家属）和治病的，即患者与医者。故事可以是他们各自的，亦可以是彼此间的，即医患故事。在我看来，《血液科医生》中最为出彩部分就是对人物的书写。乍一看，肖勤对自己笔下人物的设计及塑造似乎没那么讲究，但于这种面子上的漫不经心背后其实还是颇有自己想法的。在患者那边厢虽不追求聚焦聚光，但不太多的笔墨却颇具一定的代表性，直击患者焦点痛点，令人难忘；而在医者这边则既有工笔式的描绘，又不泛泼墨式写意。至于医患之间，不可能不发生关系，但这种关系似乎又不是重点，着力处还是独立个体的命运与沧桑。

先说患者这边厢。《血液科医生》中出现的患者自然不少，一一写来肯定不现实。于是肖勤便紧紧抓住血液病的突出特征做文章，那就是这种病不仅医治难，且耗资昂贵。于是每一位患者以及他们的亲人都不得不面临着一个生命延续与经济消耗间的巨大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不同选择：是不惜一切代价且很可能依然竹篮打水还是适可而止？有矛盾必然就有冲突，而冲突对文学创作而言就是“戏”就是“扣”。《血液科医生》中出现的患者命运起伏基本由此而引发，其中突出者当属小松子和老黄。肖勤花在他们身上的笔墨都不算多且基本出现在作品的上半部，这当然是她的故意为之。且不论合适与否，但我以为这两个人物一定会在某几个细节上让读者为之心颤一两次，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一种成功。先说小松。他之所以能给读者留下印象，在相当的程度上得益于他那年轻善良的女友小艾。这个年轻单纯善良的贫穷姑娘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男友，几乎穷尽了一切自己能做的事，先是卖掉自己一头美丽的青丝而换来区区500元的生活费，接下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作为少女最珍贵的东西来为小松的治疗筹款……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女子愚昧与无知，她不可能不清楚自己失去一头秀发成为近乎秃子状是个啥模样，更不可能不知道失身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然而为了自己心爱之人的生命，她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或准备那样做。对一个清纯的、贫困的年轻女性而言，除此之外，似乎别无选择。另一位患者老黄也是一名医生，只不过所处位置在县级，染上白血病本已不幸，治疗上也同样遭遇经济的桎梏，与小松小艾这双年轻人不同的是，他的桎梏纯属自己“作”的结果：发妻虽贤慧但被他抛弃；娇妻不能说有多么的不好，只不过是有点“二”而已，虽为自己未来想得多了点也不能说是多大的过错；在这俩女性之外还有一隐姓女子，仅是电话中几句简短的对话当可判断这也是一善良的、隐忍的通情达理之人。虽然夏曦大夫几番努力争取到了名医赵一刀为老黄成功地完成了痔疮手术，为他生命的延续争取到了缓冲与准备的时间，赢得了等待匹配与移植的机会。然而，老黄平时的“花心”却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其实很难笼统地评价小艾与老黄这两位个体的长长短短，也很难简单地衡量治疗与金钱方面的是非长短，能够将这种复杂的关系状写得入木三分，且从中还可透出生命与金钱、情感与利益等更广泛的社会世相，这是作家的本事。在这一点上，肖勤是成功的。

再说医者那边厢。《血液科病房》中可圈可点者至少有那么五六位，但相比之下更令人为之心疼、为之揪心、为之难忘者当首推黄栀子和夏曦这双“冤家”搭档。先看女主且属全书一号角色的黄栀子。孤儿出身的她在16岁那年读到《飘》中女主儿郝思嘉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名言，竟然莫名发起了高烧，但恰又是这句名言伴她一路走过狂风暴雨，支撑着她独自生下儿子多谷，并将其养育成人，自己也成长为山城医院血液科鼎鼎有名的二当家；然而，这位以主打淋巴瘤见长的著名血液科专家自己也染上白血病，而且她竟然还是那种极为稀有的“熊猫血型”……黄栀子命悬一线，于是作品中另一位主角——男主夏曦的形象开始凸显。这个山城医院血液科最年轻的元老、现为血液科老大的他整个一侠骨柔情的汉子，论医术自不必多言，对他人，无论是自己的同事还是病人都因人而异地表现出不同的暖意，看上去漫不经心，实则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的不同策略，十足的一个智慧男加大暖男。如果没有他的智慧与柔情，实在很难想象黄栀子如何能够存活下去。是在救治黄栀子的全过程中，他更是不动声色地使出自己浑身解数，既是倾力安抚患者情绪的大暖男、又是调动平衡各方关系的“总导演”、更是操刀诊治的大首席。山城医院血液科有了这男女“双煞”，真是一对绝配，而整部作品有了这两位鲜活人物的支撑也就成功了一多半。

在肖勤的笔下，不仅凸显出了作品中重要人物的鲜明个性，而且还在不少人物身上不动声色地灌注了与他们个性相匹配的暖意。不难想象：一个血液病患者，不仅要忍受病魔的折磨，还要面对至爱亲朋的百态表现以及繁重的经济压力……生命如此攸关之际，人性中各种善与恶、美与丑的交集与碰撞不可避免。面对活生生的人性百态，肖勤不回避其中的种种不堪与丑陋，但更在张扬善良与爱意。这不是矫情更不是虚假，生活的现实与逻辑本是如此，关键看作者自身的取舍。于是，在《血液科医生》中，肖勤一面是将人性中的种种不堪与丑陋无情地暴露于阳光之下，另一方面更是在大力张扬人性中的温暖与善意，医者、亲朋、病友……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不同暖意与善行，或大或小、或隐或显，其实都是支撑着每一位血液病患者活下去、好起来的动力与支撑。对医疗题材作品而言，我想这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说《血液科医生》给我留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肖勤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对自己笔墨的分配似还可以再多一些斟酌。不少足可“闪光”的点如何用好用足？有的还大可加铺陈，有的则完全可以先储藏起来，来日再用。现在这种笔墨分布多少有点浪费，且还有点像电视连续剧的画面，但小说就是小说，在小说创作上，需要的绝对不是“触电”而是远离。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